

持實力，擬聯合韓復榘，退守西南。并謂於韓復榘正法後，畏罪自殺而死。他感覺這些記載，離事實太遠。劉湘從十五年受任國民革命軍軍長後，事事聽命中央，從無反叛行為。而抗戰一起，即發動全川人力物力，親自率師出征。其起義之勇，愛國之誠，真不愧是一個革命軍人。爲了要

大家明瞭真象，於六十三年春，特請四川文獻雜誌發行人周開慶先生編著「劉湘先生年譜」，輯存有關文獻，使國人認識四川能成爲對日抗戰根據地，劉湘的功勞爲不可沒。書成，他抱病逐加審訂，并親撰五六千字的長序，出版問世。他這種感念知遇，明辨是非，其風義令人敬佩。

他年來精神體力甚佳，惟於六十四年三月間忽發現痰中帶血。七月下旬情況轉劇，飲食減少。九月入住中華開放醫院，二十九日竟以不起，享年八十歲。子五人：垂瑤、垂珩、垂珩皆化學博士，現在美國；垂珩、垂珩陷居大陸；垂珩尚在倫敦留學。女三人：敬容、婉容、德容，均已成家。

## 王芃生回憶錄（續完）

王 芃 生

### 四、國外留學考察與外交

#### 試鍊之初步

日本軍需學校早將中日學生分開，而專設中國學生班隊。甚至有依中國學生之國內背景而暗中分別派定指導官，施以謀略作用者。但陸軍經理學校無論學生班與學員班，當時尚未將中日學生分別施教。日本軍人中，經理官較富常識，相當開明，故相處較易。其間可資回憶者，約有三端：

一爲日本所得關於歐美軍事報告，承允借抄

印發全份百五十餘部，有助於予等之比較研究不少。二爲感情較洽，偶由同學得借讀一般禁閱之「乙種日俄戰史」，略可窺知日俄戰爭之真相。三則因同堂施教之故，每月有一兩次，以「關於帝國陸軍機密」爲名，請中國學生退席。日久，偶問日本同學：何秘密如是之多？承告有時並非秘密，但因用貴國地圖，施各種作業，恐惹諸君不快，故不欲諸君參預。譬如上次登陸想定，係用青島地圖之故。但其戰術原則，將以他國地點爲諸君講授。其後果用非律賓地圖，爲予等登陸作業之講評。當時漫然未加深考，今始恍然於日人用心之深遠。

時歐戰方酣，日倭愈兇，而安福系又爲之內應。故予大部精力，集注於研究日本與國際動態，每日閱日本各地報紙十一種，政論雜誌，購讀與「回讀」（即三日借讀一種輪回替換）並行。功課及參考書尚居其次，故神經由緊張而呈衰弱之兆。且節衣食以購圖書及特殊資料，雖室人交責，不顧也。會日人欲藉參戰借款及兵器同盟之詭說，以圖控制中國，予曾著論痛闢，皆假友人某君名義行之。蓋此時重在搜集特殊資料，故不欲具名，免惹日人之過於注意。會安福要人，赴日有所密洽。某君來商，欲加制裁。以其秘密離去，遂未果。予曾賦一絕誌感，云：

輕薄東風苦雨時，透春閒有出牆枝。  
危樓獨倚如秋思，花落花開總未知。

民國七年夏，畢業後，在陸軍被服廠糧秣廠，日本有出兵之企圖，遂演成所謂聯合國出兵西伯利亞之舉。予認此為觀察日本對大陸陰謀及國際鬥爭內幕之絕好機會，承張校長與木村校長之斡旋，遂得以見習日軍後方勤務名義，與同學李鐵珊，於是多由日經朝鮮、東三省，赴西伯利亞各地，作嚴寒之戰地觀察旅行。抵遼寧後，李



王芄生先生遺墨。

不欲北行。謂將分任旅大及南滿各地之觀察，予遂單身遠征。過長春時，呼氣與短鬚合作，已發明人造冰雪。時小磯國昭為一青年將校，適在哈爾濱，為特務工作之新銳。彼承福島安正之餘緒，為日本軍中人一貫主張以滿洲與中國分離建國者。九一八事變後，彼派駒井德三再赴東北策動，草擬所謂「滿洲建國方案」完成後，彼辭陸軍次官，而屈就關東軍參謀長，飛躍一時，日人目之為建國派首領者，其淵源甚遠。茲不備述。彼時之霸氣勃勃，當時已溢於眉宇間，不料今日正成為吾人當面之主敵。

時傳疆為哈爾濱交涉員，車慶雲為滿洲里警備司令，適在哈爾濱。勸予先由東中路北段出赤塔，可予便利。予以日本浦潮（海參崴）派遣軍司令部在海參崴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欲先到彼地，再由烏蘇里鐵路，經阿穆爾鐵路西行。車謂此線危險難行，間帶有隨身得力者幾人？告以自兼護兵。車大笑！既而曰：青年胆大，亦佳。至少我借汝一壯士，山東人，曾充總統（指袁）侍衛，忠勇可靠，但不識字。並借駁壳兩枝，子彈四百，歸來可連人還我，該線隨地可遇到鬍匪。善自珍重！並囑關東大漢：此次等於我派差使，當視王如視我，毋得有誤。予覺北方長者，真摯可敬。謝其厚意，攜與俱行。為予長途唯一之閒談對手。因得知袁之僻性，與洪憲宮庭趣事。時以日軍駐在區域，非得大谷喜久藏（軍司令官）或由比光衛（軍參謀長旋繼大谷）之介紹，不能得任何方便，遂逕往海參崴。時本莊繁尙為一聯隊長，駐雙城子，乃留日學陸軍時「中日將校懇談會」之熟人。時北政府正為實行所謂中日對德軍事協定期時，故日本軍人亟欲拉攏中國將校，高談中日共同作戰，冀收為他日之用，故對我輩初不甚警戒，因得有相當考察之便利。晤由比大谷時，予亦以其人之道，反治其人之身。高談欲謀共同作息之圓活，非僅感情問題，尤應使兩國

將校，相互瞭解其作戰與後方勤務之組織，戰略與政略之運用，乃至裝備給養運輸補充配給等實際情形。倭國陸軍皆模仿貴國，貴國將校知之甚詳。惟倭國留日者，上焉者亦不過學得紙上談兵，極乏實地歷練，下焉者因時有稱為秘密，不曾學習，故連紙上談兵，亦殘缺不全，總之皆不免影響模糊。如此安能談到他日共同作戰？此次倭國陸軍部派予遠來考察，欲得實地見習，與具體了解。希望閣下通知各高級司令部，予以特殊便利。遂得以由比軍參謀長名義，通電介紹。而日本軍人素重服從，除少數特殊情形外，幸得不虛此行。

北政府因履行協定，亦派有軍艦一艘、步兵一團、騎兵一連前往？海軍為林建章代將，與政治代表及其他高級人員，均駐海參崴，陸軍團長王某所部，分駐海參崴雙城子及烏蘇里沿線。惟騎兵連長韓化龍，率部駐伯力，為出兵之最遠者，恰與美軍之防線略相同。在日本出兵企圖及當時整個國際局勢之下，中國之出兵，實非單純之跑龍套，而為一滑稽丑角。予則以丑角戲之跑龍套，而兼為觀眾之一。及今思之，猶可發一笑。

由比替予向日本將領介紹後，並配給專用之車箱一間。時鄉先輩周家樹及留法留俄出身之參謀武官等，均在海參崴。談悉若干情形後，予即乘車赴伯力，住騎兵連韓連長處。日軍第十一師團駐此，師團長為大井成元中將，留德出身，似乎日本智識階級必讀之漢籍，亦多未過目。故極崇拜德國，而鄙視中國。予抵此時，約在丁幕韓（錦）前輩來此一週之後，丁不喜張揚或迎送，故車上未掛國旗，大井得大谷電知，特赴站親送，竟遍尋不遇。實則丁以普通游客之自然姿態，早已下車矣。日本軍人多倨傲自尊，大井又為一感情衝動者，因其接站未遇，認為失體面。原欲示好，反而遷怒。其餘怨迨予至，似猶未息。欲

故意難我以取笑，藉爲報復。因予至，照例請客。然請來爲夜八時（此在都市洋習不奇），地點在其司令部，距我騎兵連約卅華里。開酒雜談後，必深夜始能歸。通道爲廣漠少人居之荒野，中途一小岡陵之三叉路口，爲著名鬻匪夜劫之地。予聞之丁事後，料此必試予之胆量者。韓勸予釋。予曰：不可示弱。曰：然則將以兩騎護送。予曰：無需，更示弱矣。且予料宴後，大井必以夜行不宜，留我宿。予且將拒之。予昨着中國步兵少校軍裝見彼，（護國之役所授者）今不能令彼貽我巾幗婦人之服也。予僅攜一從卒（車貽壯漢），乘「椅座駛」（俄文音譯爲雪地無輪之攪）按時到彼。大井曰：今日事忙，相約較晚，反累君矣。予曰：長夜之飲，縱談之樂，亦大佳。

大井之計未售。入座未久，忽曰：華諺：「好漢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。」君好漢乎？壞鐵乎？雖作笑談口吻，然侮我甚矣。因曰：閣下知此語之來源乎？請以語我。曰：不知。予曰：宜閣下之不知也。乃爲講周農兵、唐府兵之良制，遠非日本「竹橋兵變」及「血稅騷動」之徵兵所可及。迨府兵壞，而爲宋之廂軍。廂軍壞，而募無室家之壯丁爲鹽軍，日久餉給不繼，任其自活，滋擾亦甚，故有此諺。不獨非今，更非古有。孔子重「知之爲知之」，「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」閣下既不知，何得以此譏我？一老軍醫監（忘其名）在座，舉杯起，祝曰：王武官勝矣！我讀漢籍數十年，猶不知此。而王武官反知日本之「竹橋兵變」「血稅騷動」，吾人應爲中國將校之進步，共舉祝杯。大井道歉曰：前言戲之耳，諒不介懷。予笑曰：吾今日壓倒老生矣，始而滿座側目視予，到此皆大歡喜。宴罷，大井果謂夜深不可行，誠意留宿。予雖察其非復試予者，謝曰：盛意可感！予爲軍人，倘與閣下共同作戰，予負有夜間將校偵探之責，閣下亦將阻予行乎？滿屋歡呼。臨行，予笑曰：今日之中國軍人，

已非壞鐵而爲好漢，閣下信乎？大井歎態可掬，若有所思。予曰：閣下無憂！予所遇難關，無如今夕閣下之質問者。予能破此關，無不破矣。遂告別，攜壯漢乘攪馳歸。

行過半程，果聞前面槍聲三發。駭者曰：前方有小岡，其下三叉路口，常有劫犯，將若何？壯漢亦恐彼衆我寡，主折回。予曰：君非能雙手放槍乎？請將君駭亮，與予手槍，交替裝射。初次以五六十發爲度，使彼疑我方人多。如彼人少，將沉默。意爲官軍巡至，必遠逃。若彼有同槍，則爲恃衆示威，然後折回不遲。中國軍官，不可輕易回日本兵營借宿也。遂如法放槍，寂無回音。予曰：逃矣。驅攪進至路口，雪光中見一男一女及小孩，伏地哭泣。出手電下攪，見乃華僑。曰：汝被劫受傷乎？老者曰：無傷，未劫去何物。因急事趕程過此，遇三匪攔路，欲行劫，聞前面槍聲，逃去矣。但前面槍聲，匪更多，可奈何？予曰：前面非匪。乃予所帶之兵，已命其在此一帶搜匪（恐有伏匪，故作此語懾之）。汝無論有何急事，今夜不可行，且偕至予兵營一宿。各登攪，命緊隨余之攪而行。默思若非彼等先遇匪，使余計得施，則匪有三人，見予二人，必不逃，而難處矣。非余計巧，乃余之幸運。及抵騎兵營，除衛兵外，皆已熟睡。老者在客廳席地擁被而睡。聞侵晨留話道謝，即馳去，口操魯音，未知爲如何人也。

次日爲韓言之，韓狂喜。曰：君何由得此？予曰：此非軍人分內事。若爲外交官，則古稱誦詩三百，今日須讀書五車也。因韓不甚治國學，故以此慰解之。經晚宴一席話，已打開鐵門，故在該師團駐防區內之視察，較第七師團爲好，但仍不及赤塔之第三師團。視察竣事，欲西行赴海蘭泡、赤塔一帶。赴站至車站司令部，托掛車。曰：不可行。問何故？不肯詳告。折向師團司令部探問，始悉因某支隊在「破其卡烈阿」（海蘭

泡支線至阿穆爾幹線之交又點）全滅後，「巴爾濟瓚」（紅色義勇隊）勢甚猖獗！交通何時恢復？不能預定。予不得已仍折回哈爾濱，由滿洲里經達烏里，出赤塔。

赤塔，時爲名古屋第三師團司令部駐地。師團長大庭二郎，漢學造詣，爲一般日本軍人罕見，故對中國觀感甚好。是否已得大井方面之通報，不可知。但對予特表誠懇。歡迎宴席，各單位主官皆列陪。其歡迎詞，略稱：「王武官學問很深，對中日關係更有理解。當此共同出兵之時，遠來實地見學，諸君應予以特別便利。其所欲知欲看者，盡量加以說明，妥爲引導。」其詞固有非予所敢承者，然經此吩咐後，對予之研究視察，較多便利。此行最愉快最豐收者，仍爲赤塔。不但軍事，因謝米諾夫亦在彼地，此中政治關係，亦得略窺堂奧。不詳述。

予迄今堅守酒戒，與謝及其顧問黑澤軍大佐有關。黑澤爲當時之俄國通，其在製造「遠東共和國」之地位，恰如小磯國昭之於偽「滿洲國」。當俄國舊俗之鬼節（華僑或稱鷄蛋節），謝約予及大庭黑澤等飲宴，出其最好之「沃安卡」，大庭不飲，黑澤善飲，予不能飲。但碰杯後，例非乾不可。予飲大半酒杯，約一刻後，已人事不知，次午醒始覺身在中華商會（下榻處）床上。舌糙如木製，口乾聲嘶。詢知余當時倒地身軟，被抬上車，護送歸寓者。始悟愚惡旨酒之所以，予戒紙煙屢次失敗，而酒戒則至今不破。酒能誤事，有如此者。故予以爲外交官及軍人，善飲固佳，不飲尤妥。

原擬第三師團駐區視察畢，即由上烏金斯克，經治克圖入外蒙。一因第七師團駐地，僅經過而未視察。二則因盧布波動損失，旅費不繼，乃折回滿洲里，訪第七師團司令部。該師團駐滿已久，對予僅表面敷衍。謂各地相差不多，君在赤塔久，當有特殊心得，此間乃後方，甚平凡也。予

感知話中有話，始憶車入滿洲里境，原有日憲兵曹長五味目，貌為照料，緊隨予行。知有異，略巡視野戰倉庫，即告辭而赴長春。五味目仍隨車伺候，車抵長春，則其兵站司令官，與日籍經理同學三人，已到站迎接，堅邀住兵站司令部。予恐住彼，將偷查行李。告以我尚有車，隨後可來，逕赴福順棧住宿。彼等隨至旅棧，問有何特殊心得？與滿洲里所遇，同一口吻，更覺不妥。乃給之曰：長途困頓，欲得中國式沐浴。擦背修脚，來一整套。今宵讓我稍息疲勞，明日當叨擾求教也。予送之出大門。返室，招經理來。問晚車有何客赴奉天或北京者否？（當時舊名）有事相託。乞介紹一見，彼見予着軍衣。即曰：孟都督（恩遠）之參謀長某（忘其名），將晚車赴京。予托持片先容。因告以有若干文件，似被日方注意，請代帶至奉天或北京。請約地址，屆時將親來領取。某謂君當知孟與老師（指張雨亭）不甚融洽，派我到京，亦係秘密使命，恐因君事被查，連累我事。予大為失望，但亦諒其立場。彼去後，因先將文件分別理好，再問經理，尚有何人去？曰：僅一女客，恐不便。予以事急，問新裝乎？舊裝乎？曰：半新舊裝束。但知為奉天青年會人，予曰無妨。仍托先容，承來予室。曰：先生有何事見托？因略告所以。曰：是易辦。我一女流，且久住奉天，無人注意也。先生如肯相信，請即交我，來青年會取可也。復曰：既係要件，請於封口加印章。陌路相逢，他日交還，亦欲我有以取信於先生也，遂封交與彼，覺中國婦女大有進步，其膽識細心，遠過於孟之參謀長。去後不久，又有敲門聲。啟視，則兵站部諸人又來矣。曰：浴罷乎？曰：未也。因諸位欲問心得，我亦有須請教者，正理文件，預備明日持訪奉擾。在尊處行日本浴。因開箱將理好之文件，任彼輩翻閱，和以雜談。但彼輩僅注意文件。予故出若干愚問，以示予甚淺薄，彼輩遂挾赴日本料理

店，胡鬧至夜深而別。次日竟未來邀。予亦於是晚赴奉。則隨車伺候者，已易人。管區不同耶？此人智慧更低。予餉以三砲臺，有時故意托其看顧行李，察彼亦無異狀。

回抵奉天訪李海秋同學，並赴青年會取件後，即回北平母校，寫報告。承校長欣允在校代印。旋殷同來訪，謂現正組織參謀旅行團赴外蒙，知君好旅行，已為加入。予曾於趙樂亭先生處讀志伯愚（銳）塞外竹枝詞百首，記由張家口至烏里雅臺之驛站風物頗詳，甚感興趣。予着預定之行程，大半為志所曾經。

於是以五部汽車，由北平經老爺廟出張家口，沿公路向庫倫出發，四日到達。沿途所經，予另有記。繁不具錄。時叨林、滂江、烏得一線，為騎兵旅長吳金聲防地。（吳後在接收青島時同事）承語我：蒙古四事，必須牢記，否則將到處碰壁。一、不可持任何棒杖入蒙古包。必置於戶外之左側，則可受歡待。否則蒙古俗以為將趕走其牲畜，定發獸瘟，嫌惡最甚。二、夜宿蒙古包，出外行便，必先告主人吩咐其狗，否則出戶必遭惡噬，甚至喪命。三、為不可近主婦，雖女不禁，然宜保身。四、以井為家，到站方有井。趕程如不能到次站，必須早歇。中途無宿處無飲食，今不知如何？時予等隨處宿公路站，宿蒙人家極少。

日本之西伯利亞出兵，與予之參謀旅行。雖性質不同，皆成夢幻。其後在日本重逢某君，在其五旬宴席談往事，彼猶抱功利主義，霸氣如昔。予貽七律以諷之云：

有為未必勝無為，五十塵勞亦濫竽。  
烈士殉名狂士笑，前人哀古後人憶。事爭  
成敗皆塵土，理析微芒空是非。紅葉如君  
老猶媚，只應長醉不須辭。

## 五、再度留日與赴美之動機與觀感

日制，凡陸大及專門學校學員班畢業者，依其科別，得入帝國大學研究。如砲兵進造兵科，工兵進土木科，經理進法科或經濟科，乃至海軍進造船科之類皆是。予自二十一條案起，雖欲以新觀點研究日本，然如此則對日本公開刊物及正統派之記錄，均須採懷疑態度，從新檢討。讀「乙種日露戰史」以後，愈感有此必要。但資料將更缺乏，殊難探索真象。從前沾沾自喜，認為有所得者，到此自笑受愚。頓覺空虛以外，殆無所得。且思北方固無予可辦之事，西南情形亦極複雜。大元帥且早已辭職赴滬，時又逢巴黎和會失敗，認為內政關心者多，予仍應從吾所好，努力研究日本，及以日本為中心之國際關係，認為予當盡之義務。復商承張校長，得以原薪送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。時經濟學部始由法學部分離獨立。予入經濟學部，方伯雄（鼎英）、吳鷺芝（和宣）兩同學，皆同樣入學。方入造兵科，吳入土木科。時予時已不重在學校功課，多在圖書館研讀，並常川充各書店巡閱使。蓋在經理學校末期，已感到日本在日俄戰爭以前，法制未備，自信心低。其時課程及出版物之特色，側重比較研究；是後法制已形全，而自信心過高。其特色側重解釋日制，除作為一種日本研究而外，於吾人之觀摩取法，殊小價值故也。甚至談到比較，一切以日本為最好，產生所謂「藩扎學者」。藩扎，即維新以前之諸藩紙幣，亦如清末之地方紙幣，出境即難通用，至少貶值。故其後日本所出人物，皆一邱之貉。無高瞻遠矚之總合天才。如有可稱特殊人物，即為藩扎學者之瘋漢，今日軍閥之自我陶醉，釀此大禍。職是之故，吾人抗戰勝利，亦當引以為戒，以免故步自封，關門自喜，而

不知九州之外，更有大九州也。

雖然如此，其時日本已成一秩序，且相當有法治精神之國家。以予親歷，亦有可述者。龔德柏君留日早於予，予之日本研究，除戴季陶院長而外得其啓發者不小。但彼早已爲日本警署一著名之黑籍人物，因見國家之紊亂，與當時政府之一無準備。曾與予約：凡駁斥日本之對內外宣傳，彼任之，而沉潛探索，並爲異日國際論壇之準備，則予任之。自是多年，如斯響應。一日被日警跟追太急，趨予寓暫避，警亦隨至。曰：某來乎？曰：已去矣。脫履欲入視。問可許我入室巡視乎？曰：不許！汝乃警察，予乃軍官。如見疑，請往叫憲兵來，則可任其搜查。彼果如命。追憲兵至，龔君早由裏門免脫，杳如黃鶴矣。雖日警笨拙可笑，然由法治觀點言之，未始不可觀過知仁。如在今日，則連我亦入警署矣。

九年暑假後，某星期日，唐孟超先生侵晨來敲門甚急，予訝其何早？謂有朱某欠館賬，臨回國，由郭、王兩人擔保，約三個月內，分期還還，至期爽約。今擔保人之一——王君欲回國，商由郭君一人擔保。館主不許，邀其戚某警察來，逼還錢。郭不解日語，互罵，昨夜已被拘入警署。我氣憤，隨往照料。禁入內，但聞爭吵並叫打人聲。我高呼警察可打留學生乎？內應曰：有時亦可打人。我一夜失眠，特來商對策。予曰：警察打人，僅憑耳聞。彼將狡展，受傷乎？此外有何證物乎？曰：館中爭吵時，因郭不通日語，該警曾出名片作字示郭。未知作何語？予請取來研究。則見爲「刑事警察某。」上書「應即時付款，否則拘留！」予曰：得之矣。債權債務，乃民事，刑警干涉，乃濫用職權。即在法庭起訴，法官對債務者，亦祇可依被告之支付能力，判決償付方法，並無勒令即時付款之權。何況對擔保人，以不付款則拘留爲威脅，並且打人，乃濫用職權、蹂躪人權與強迫三罪俱發，我等必勝。時

留學生大動公憤。龔君來告：多主開留日學生大會，要求使館提出交涉。予曰：可嚶開大會，但不必真開。真開，則彼方以爲不過爾爾，反失作用。由使館交涉，則石沉大海者不止一次。春間日本衆議院，曾提改善留學生待遇案。因商定：諸君嚶開大會，我以調人姿態出現，或有結果。未幾，主管警察署長大久保留次（此人後升內次）禮裝來舍，托予設法停開大會。謂正內定陸官內省警察署長。不幸屬下出此愚警，開罪貴國留學生，懲罰條件，皆好商量，若開大會，則予之前途休矣。予握此弱點，更有把握。予謂貴國議會亦正謀改善留學生待遇，反出此事，殊可惋惜。予以兩國友好關係，正擬以合理條件和解，但未必能獲開會交涉派之同意。彼問條件如何？因告：

一、該刑事應制服，偕通譯，向被告者道歉。

二、貴署長應制服，率該刑事，持書面，向留學生總會正式道歉。

三、前項手續完成後，該刑事應開革，以儆效尤。

四、應由警視總監，通令各署：禁止侮辱留學生，並保證以後不再有此類不法行為發生。

大久保沉思良久，謂一二兩項可照辦。三項則請念該警子女太多，可領來驗看。如令失業，一家無依，請本人道主義，從輕罰俸，並調往無貴國學生居留之善通寺警署服務。四項，請體念本人前途。如由警視廳通令，則風聲遠播，等於開大會。請減輕，改由本人通令所轄各派出所留學生幾全部在敝署轄境，並無大異，是案遂照此了結。其道歎書，不知今尚在留日學生總會否？此案固因握有大久保弱點，然亦靠當年之法治精神。在今日，則殊不可能。使館七十年來，從未有如此次國民外交之成功者，亦可見事在人爲也。

當時日本自由空氣尙盛。抗戰後，日本效法納粹之焚書或追溯毀版者，以民七至民十二之出版物爲最多。予修業期間尙餘數月，被派赴華盛頓會議。予之指導教授，高野岩三郎博士，謂補一論文即可。予之論文題目，直譯爲「由社會眼經濟眼論日本民法」，指摘其不合理之點甚多。倘今日有提出此論文者，必被日本捉將官裏去。可見民國七年至十一年，爲日本自由民權與法治精神最後之黃金時代。

先是，東京留學界有學術研究會，其外交研究部推予主持頗久，如「美國議員團」皮爾思一行，考察遠東情形。抵日後，欲於赴華前得中國留學生對於中日問題之主張。當時認爲一極好宣傳機會，曾遞一說帖。即由予主稿，多人分譯者。自美國發出招集華盛頓會議之請柬，同人鑑於巴黎和會之痛史，認爲唯一翻案徵日之良機，由予草擬「華會之預測，與中國應有之準備綱目」小冊子。爲討論對策，考求證據，搜集材料之用。龔德柏君，尤爲熱心。謂此次如再失敗，中國休矣！我輩須乘此與日本惡戰一場。因此小冊送其恩師胡子靖先生，聞由胡交汪伯棠先生閱看，汪適被顏駿人總長邀任代表團高等顧問，以年老喘疾，不欲行。親此大喜！以示顏曰：請以此君代我，勝老軀跋涉多矣，願請邀來一談。汪曰：予未見其人。因電招予往。邀龔君偕，謂君不去，予一人赴美，亦無用也。除整理必須參考圖書外，並帶若干秘密文件，可爲要求日本撤退駐軍警察，禁止兵輪出入內河，及撤退郵電局所之確證者，先赴北平。當時日人所辦之順天時報，乃一謀報組織，消息最靈。早已登出「汪大燮辭華會中國代表團高等顧問，薦王大楨自代」（予原名今以字行）之消息矣。及偕謁汪。驚曰：汝輩均如此年輕耶？後生可畏，中國有望矣。即電顏，囑速往。因可偕赴外交部。並出密件，請交譯英文付印。顏曰：何不先譯印帶來？來不及矣。與



汪映照，恰如一剎頭擔子。與君憤甚！以告梁秋水。秋水狂喜曰：無妨。為國家事，吾當動員「導報」人力財力，晝夜以赴，不誤行期也。因得各印三千冊，攜以赴美。如此有力證件，竟不被收入公文，正式提出。宜乎華會之中國六大要求，皆無結果也。迨九一八後，顧少山代表，約予赴日內瓦贊襄時，承詢關於後藤子爵指斥日本陸軍擾亂滿蒙之秘冊，尚有底本否？至此，始被收入說帖，正式提出，以證明柳條溝事件，乃日本一貫之慣技。此一鋼刀，在十年後，猶能一割。可惜當年新發於鋼，而不見用也。固未必代表不知其有用，因政府之本質不同故也。予以譯文及珂羅版原文印本，交顧代表後，於原件上，錄前人詩。以誌予慨：

十年磨一劍，霜刃未曾試。今日把似君，誰有不平事。

華會閉幕後，時予之求學時代，已告結束。而就職問題，極費躊躇。因前後所疼心研究者，或為軍事，或為外交，欲為民族之衛兵與律師。然予秉性過於慈恕，信仰總理博愛精神外，受佛教及托爾斯泰之影響亦深。尤以短視，改習軍需，自知非將兵之器。內政則除涉外關係之事項，為予所注意外，以時間心力有限，多從忽略，久便隔膜，故非予所能任。以當時情勢，北方政治，更不應參預。故決心除對工作外，祇能寫讀教學以待時。

回國，即承王亮嶠先生介於王儒堂先生，（事後知之）任魯案督公署調查部副部長、行政處副主任、公產及鐵路兩評價委員會委員、青島接收準備委員會委員，細目協定起草委員。旋任接收青島行政及公產兩委員會主任委員。接收後，任「殘務整理」主任委員，及膠澳督辦公署政務處長，兼法規編查委員長等職。迨吳佩孚欲由膠

澳籌鉅款，買收廣州海軍，並月負擔七十萬軍餉。予起稿，勸熊督（炳琦）去電反對，大觸其怒！遂與熊同時辭職，改任山東統計講習所所長，並自授「中國歷代統計制度及思想源流」一新科目。白經天同學，初訝為杜撰，及來所視察後大為驚嘆。謂今後當更多讀祖宗遺產。迨張宗昌來督魯，魯紳夏樸齋（繼泉）、高密廳長張益吾（志）等，欲利用張懷斌（夏姻親）實力驅張宗昌。予預其謀，及八里莊事敗，予偕夏勸張宗昌。張以囚糧未發，恐諸犯戾死獄中，約後行。予等微服由青島渡日，張竟殉難。予舟中口占云：

風濤萬丈襲孤舟，舟自悠悠水上浮。樓閣到時消海市，煙霞招我住瀛洲。回看故國微如髮，轉覺餘生輕似鷗。偶問同船殊意緒，歸人歡喜去人愁。

至是予又得在日本作一年古語及其古文書之研究，以補我深究歷史文化之不足，由是已得略窺其偽造歷史之經緯。迨北伐軍興，陳儀（公俠）同學邀任蚌埠禁煙局長，予婉辭。因予雖習軍需，極不喜開乾燥無味之帳籍。故護國之役，一任軍需以後，不復為此。且雖廉介自矢，然不諳胥吏弊習，恐無能監防，故終身不欲理任何稅收事務也。旋得何鍵（芸樵）師長電邀，自審將兵非予所宜，參謀尚堪一試，買輪過滬。抵滬，知李寶章兩面玲瓏，孫傳芳在寧，新由外輪捕殺我方一團長顧某（忘其名），多勸不如化裝易名為佳。遂化名「大田一貞」，乘日輪南陽丸上駛。過南京口占一絕自嘲云：

久別遼東化鶴歸，樓船鐵鎖舊痕稀。近鄉不作還家夢，誰識王曾老布衣。迨舟過大通，始入北伐軍範圍，空氣一新。臥艙稱病及喬裝避人者，蜂擁出餐廳，歡呼高論。孔祥熙（庸之）部長及孫夫人等在大眾包圍中，笑容可掬，皆不復相遇若不相識矣。或敘往事

，或談新聞，興奮過度，夜夢當年漢陽失陷時，敵聲砲雜槍聲，密逾舊曆過年之鞭爆頂竹。驚醒後，再用前韻，口占一絕自勵云：

萬里風濤一艇歸，舊時陳迹認依稀。驚心十五年前事，烈魄英靈詔布衣。

始承唐生智（孟瀟）軍長，任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上校參謀，旋由何師長保委該軍第二師參謀長。隨戰況與部隊之擴展，予薦升第三十五軍少將參謀長，及江右軍總指揮部參謀長。時寧漢分裂，予釋參謀長，被委為中將總參議兼代安徽民政廳廳長。西征軍入武漢，予等退至木牌洲時，以蔣總司令已回滬，應派代表前往請示。唐孟瀟下野時，亦囑今後軍事，應服從蔣總司令領導也。遂派予為總代表，赴滬，過漢口，適遇劉文島同志（塵蘇）攜密令，由上海來，將入湘。精誠感召，不謀而合，遂分途進行。在拉都路吳公館（現新疆主席舊寓）晉謁總司令，及何成濬（雪竹）、朱紹良（一民）諸先進，奉委為革命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。自是而後，調停魯何，奔走各地。以及赴歐研究，贊襄日內瓦中國代表團，及任土使館參事，調日使館參事，任交通次長等，以迄今茲，莫不唯領袖之命是從，靡有他念。其中承辦委細，有涉機密，而時間性未過者，不便詳述。除可公開部分，與自我檢討有關者，略收入次節外，餘俟本黨六十週年紀念時，重作回憶與檢討可也。

## 六、概括的自我檢討

以上回憶中，隨處已有若干檢討，茲概括並補充之。從予之黨政軍生活，以及為人處世、治學等……，反省自身之缺點與長處。自然缺點甚多；而長處極平凡。希望在本黨六十週年紀念時，再自檢討一番。如能修正若干缺點，增加若干長處，能多有點貢獻與成就，全賴本黨前輩及師

友同志，賜以訓誨指導。

予對於黨，深愧貢獻太少，努力不夠。雖辛亥前後，曾作獻身的奮鬥，但成就毫無。尤其在黨之受難時代，——自二次革命至北伐開始——最嚴重關頭，爲予求學及開始與日本鬥爭的時期。雖然在思想與行動上，從未違反革命大義，除外交工作外，亦未參加北方任何政治，且因反對吳佩孚收復東軍艦而去職，然究未能從黨的本身奮鬥，是我最大的缺憾。

對於黨義，自總理遺教在當時單篇或單行本發表，或以中山全書印行之時代，固然隨時恭讀。但因我正研究日本及國際關係之故，特別對於民族主義，及遺教中涉及外交與日本部分，研究和應用較多。同時深恨觀音山之役，將總理手寫「對外政策」及其資料毀失。而且當時關於外交論文或史評，純以三民主義立場和觀點出發者甚少，使我如孤舟航大洋，既失指針，茫茫不辨彼岸。從許多失敗的經驗中，雖悟到若干條理，近年欲就總理遺教總裁言論與本黨歷次決議宣言，以及總裁關於處理外交的事跡中，抽譯「三民主義國際問題研究法」的整個體系。然學力識力，俱感不足，且事關黨義，不敢輕着一字，僅陸續寫成若干表解圖解例解，及初步資料。雖表解曾經呈蒙總裁核定嘉勉，命陸續補充，俾成專書，然茲事體大，尚在極審慎研究中。因此種觀念，一般尚未普遍，故遭遇若干苦鬥與誤會。關於民權，尤其民生主義，與對外關係亦切，此點更難研究。到此境地，尤自愧學識不足，與認識淺薄，正今後當加深努力之處。

主義的實踐，以研究和職務關係，對於民族主義的實現，始終不斷在努力奮鬥，其他尚在消極程度。即從尊重人權，與不謀私利做起，實在太不夠。但日常生活中，常自檢討，至少不作違反主義的言動，大體差堪自慰。

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」，在總理遺

教中，予最服膺「立志做大事，不要做大官」之訓示。總裁言論中，予最服膺「實行主義犧牲個人」之誓詞。予自學生時代起，即常爲國家搜集有用之秘密資料，爲他日用。例如：在華盛頓會議及日內瓦國聯大會——兩大外交要案中，關於揭穿日本罪惡之日文證件。乃至駁日本代表關於田中密奏之詭辯等難題，除予個人提供者外，迄彼時止，主管機關尚無此等準備。固然不足稱爲大事，至少在立志做大事，至於做大官，從來無此夢想。如爲予所能效力且於國家有益之事，從來不計較任何地位與勳賞。例如青島交涉時，王正廷（儒堂）督辦，在北平已下令任予爲行政調查部部長。及抵濟南，因田中玉早派袁良着手調查。爲與地方融洽，商予屈就副部長。予笑謂：督辦知我爲做事非爲做官而來，名義請勿介意。而予效力更勤，領一份薪，先後身兼七職。當晚二時就寢，早八時仍須到會，惟恐有誤國事。賀耀組（貴嚴）公使，電邀予任土領參事時，予適在倫敦。郭泰祺（復初）大使，爲愛護後進，猶謂汝在華盛頓會議同資格者，多已早任公使，今尙屈就參事，頗爲惋惜。予以日本終不免爲敵，中土關係，如不友好，則亞洲將無地位。欣然前往贊襄，且有若干特殊成就。反是，若爲予能力所不勝者，雖地位高於現職，從未敢貿然嘗試。例如：調停魯何事竣，譚院長甚爲嘉慰，有保予爲衛生部次長，以示酬庸之好意，予以非所學而婉辭。如此者尙多，不便詳述。迄今予猶爲一白丁與平凡黨員，不失本來面目，且樂爲之。此非欲自表白，乃自省奉行遺教，殊感不足，惟此一事，願終身實踐，俾有顏面謁總理於九天也。予以憂患之身，羶拙之資，迭當疑難之任，從密切之政。惟有以勤補拙，以修正謬；逆來順受，舍小從大。如此定力，實服膺總裁「實行主義犧牲個人」之所賜。此中多不可言，其有時間性已過，略得告慰於各同志者。例如當五三濟南

慘案之後，廢止中日條約之前，時正與英美開始收回關稅權交涉。日本軍閥，反乘機鼓動輿論，欲於我發出廢約通告時，藉以實力保護既得權爲名，派海軍及陸戰隊來華示威。其演變固未必即敢逕發動戰爭，挫我北伐，至少擾我收回稅權交涉，使英美躊躇，而先就商於彼，爲當時一大危機。王部長得報，囑我以個人資格，持其介紹私函，對日作非正式之游說與宣傳。冀不累及政府，而止其出兵。此實一大疑難之秘密任務。予不攜一助手，單騎回紇，且擒賊擒王，先與出兵有關之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松井石根中將，海軍軍令部支那班班長津田靜枝少將，及陸軍省代表三井清一郎局長等，在「錦水」舌戰四小時後，彼等已不敢出兵（詳情專文另述）。當時松井等，開始即以「帝國既定之對華方針，決不因王大槓君一人來此，而有所變更」至少王君當知道。『如此游說無用，可派人陪游三日，走爲上計』。無異見面即下逐客令，予因撤開本題，而指出伊藤國策完成之日，即已死滅，現日本國際地位孤危已極，並不見有一政治家敢論慮及此事，擬議新策者。如盲動，自招潰敗，中國仍有死裏求生把握。由談日本自身問題入手誘其入彀，卒使之喪失自信而約考慮一星期再答復。至是改口稱：「如君所說，知以貴政府立場，非發廢約通告不可，此點今已諒解。但如先即對日本適用臨時辦法四條，則未免使日本大難忍受，仍將以實力擁護既得權。此點盼電貴國政府特別加以慎重考慮」。予當時見已放棄其破壞關稅交涉，甚至演成破壞北伐之武力行動，而僅謀實際上暫保與英美同樣之待遇，並不再爭辯而明白承認我發廢約通告之必要。在當時已盡其可能之讓步，故未旬日，即已完成主要使命。密電報告王部長，廢約之一大危機，遂告消弭。惟當時爲田中內閣，予猶恐其信心不定，或藉他故作怪，故再向內閣全員、樞密院、各政黨、及元老，乃至與其皇室

東久邇宮親王等，作周密之游說後，又對東京各大學及著名中學以及各團體。乃至橫濱、千葉、長野、神戶、大阪，各地方團體等迭開講演會及辯論會，有把握後，並會作民政黨選舉之應援演說。暗植推倒田中內閣之勢力，以為牽制。

當時日本尚客承認國民政府，欲藉獲若干交換條件，適日皇將行加冕典禮。予商於汪榮寶（袁甫）公使，以國際禮儀與國際政治，固有區別，但既通慶弔之後，究不便再因承認問題，而提出要求。遂共同建議，備禮道賀。日本外務省亦曾以「共同公文」方式，發出請柬。忽東亞局長有田八郎，向汪勸告：貴國道賀，固屬好意，但敝國尚未承認貴國國民政府，此舉大可不必！汪憤極告予。予曰：公使地位不便嚴加斥責，免其惱羞翻臉。但同去，由我發言，必要時，委責於我個人言論，非國家意思可也。遂往詰責有田。問：汝為新外務大臣乎？曰否。然則田中衆大臣有公函招請，汝以何資格辭客？又問：汝曾越級向內大臣建議，經天皇裁可乎？曰：何敢！曰：然則汝何能替天皇辭客？又問：汝日本國民乎？曰：當然，君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曰：此大事也。汝皇加冕，日本人應惟恐隔鄰四億人不道賀，有失顏面，今汝反辭退，是何居心？我即將召集記者，當眾發表以明是非。有田惶急陪罪，謂當時適酒醉。予曰：公使代表國家，應向公使陪禮，以後汝不可再飲矣。遂不敢有妄言。而承認問題，亦水到渠成矣。其間森格次官，見予一卒子過河，將死老將，屢逼予歸，並弄小術策。或設計由勞工團體請我講演，擬由壯士互鬥，而我以講演擾亂秩序為辭，或命警官將予在早稻田講演，斷章取義，印成筆記，謂批評日本內政，欲藉詞逐客。均設法擊破，經據理駁斥，彼遂動員謀員，以身邊危險為恐嚇。並在南京造謠，或稱我激怒日本，將惹大禍；或謂冒稱特使，越權言事；甚至謂予在大阪有受賄嫌疑（實論戰最激烈之地

）。周龍光為之內應，無非欲把我氣走。一般人士，本不明予之秘密使命，予遂在內外夾攻之中。然予一秉 總裁「實行主義犧牲個人」之誓詞，一切不顧，行所無事，事竣歸國。舟中賦「西江月」以自慰：

八面楚歌聲裏，一心趙壁庭前。與身俱碎纔能全！患難譏疑不免。此日虛傳意改，他年話鱗魚釜。何求何伎更何怨？自慰良心一點。

歸國，承王部長親函致慰。謂倘無君在日本半年之艱苦奮鬥，至少關稅交涉，必被日本破壞。此間得順利進行，稍有成就者，君之盡力為多！得此數語，榮逾華表。予服務黨國，一本此誓詞精神，亦知公道自在人心，終必水清見底也。此事在日本黑板勝次博士所著「模範世界大事年表」，尚佔一目。在日本影響雖大，然迨少為國人詳告。當時鄭興同志奉派在日本舉行登記，初尙責予何不來黨部報到？經說明後，彼極力鼓勵予。而陸軍學生監督林振雄同志，自外交部停發經費後，舍館授餐，墊付旅費，均為予有力之支持者。此亦非予欲自表白，實對 總裁訓示，奉行不够。惟此一點，亦願終身行之，期始終忠從總裁，除大難以達寬衢也。

至於予之為人處世治學，缺點更多。以自幼用力過勤，早有神經衰弱之養身病，常專注一事，而忽略其他；且健忘，尤難記人名別號或托件，無意中開罪於人不少。近年主管研究機關，對每日時事動靜，固須注意研究，且須作預測，或籌對策。除自己專事外，尚須努力理解他人之專門，至少能欣賞或質疑得當，方能指導工作。故不但人事應酬，一切疏忽；甚至事務亦無暇巡視督導，疏漏之處尤多。尤其研究機關，與行政機關之組織原則多相反，須尊重各人專門，使能自由獨立研究，並宜予以充分讀書潛修時間，以增

進其研究實力，而收集思廣益之效。故除事務部分外，有難適用層層節制，以主觀意志為最高決定者。有時深思熟考至某境界時，非夜以繼日，坐以待旦，達此一問則思路一斷，或不復來，故亦有難嚴格適用辦公時間者。尤以研究非單純訓練可比，欲就一問題，求得三民主義之正確解決，而開發其優點，則非同時研究法西斯主義，與共產主義等，將無從由比較研究上，抽出結論。依七年來之經驗，在一般機構中，欲辦研究機關，恰如在雜誌界，欲辦一圖書批評雜誌，非讀書界已有豐富之供給來源，與批評界已養成公共信條，良好理解等——客觀條件成熟時，殊不易維持發展。故中國圖書批評雜誌，若斷若續，適與研究機關之難辦相同。且雖帶國策性質之研究機關，大半亦具有學術性質。欲免貽笑大方，須透視各國研究機關之通則與特質。在通則上，大體除事務部分適用一般行政管理之原則外，關於研究部分，多只責成質量，而不適用嚴格之行政管理與辦公時間。然此非社會文化水準提高，內外均有此理解，及研究人員之自覺時，殊不易如理想推進。本所在戰時服務期間，尙兼有特別任務，亦不能完全適用研究機關之通則，故迄今猶祇有內規，未作正式定案，以待時機成熟。此恐以通人主持，猶感棘手。反躬檢討：以予之寡學淺識，又乏經驗。且神經衰弱，實可謂毫無貢獻，無寧為最不適任之人。亦曾再三懇請另簡資深博學之能員，主持由與中會以來所設之新機構，然又多負有更重大之現實責任。此予對於黨國，常愧以蝕涸海，如蟻負山，不勝祇懼惶愧，翹足以待者也。

總之，予自參加革命三十四年以來，雖始終堅守信念，從未加入黨外之任何政治團體，亦未加入黨內之任何派系，始終為一極平凡之黨員，無赫赫之功。如以平凡黨員為黨之基礎，則予亦幸得本黨礎石之一，且樂於終身為之。